

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台湾竹塹社的土著地权问题

周翔鹤*

〔摘要〕 清代台湾平埔族在和汉人移民的接触中,引进了汉人移民的地权观念、租佃习俗和农耕模式,使平埔族群内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竹塹社为例,利用土地文书,研究这一变化的进程和由此产生的平埔族社群内部的贫富分化。

〔关键词〕 平埔族 地权 竹塹社 土地文书

清代台湾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平埔族问题——平埔族与汉人移民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汉化等等问题。在汉人移民大量来到台湾之前,台湾西部以及东北部平地散布着许多平埔族村社,平埔族人以狩猎为生,有些村社已经有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此时,平埔族基本无私有财产观念,土地等生产资料为村社共有,无所谓地权问题。汉人移民绝大多数为追求土地而来,他们来到台湾后,通过购买、侵占等各种方式从平埔族村社获得土地进行开垦。平埔族人通过和汉人移民的交往,获知了他们的地权观念和租佃习俗;另一方面,汉人移民开垦荒地(俗称“草地”)使得平埔族狩猎用的“鹿场”急剧减少乃至消失,平埔族人不得不转而学习汉人的农耕方式,以农业为生。在引进汉人农耕方式的过程中,他们同时也完全接受了汉人的地权观念和租佃习俗,在平埔族内部也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和贫富分化。

系统地研究平埔族地权问题的是陈秋坤教授的《清代台湾土著地权》一书。他以岸里大社为例,研究平埔族人接受汉人的农耕模式和地权观念的过程,详细探讨了岸里大社的地权形成、分配及土地经营形态的变动;同时对地权形成后岸里大社内部体制的变革、财产关系的消长以及番产外流和土著贫困化问题做了分析。岸里大社是台湾西部平地最大的番社之一,其汉化和地权问题具有典型意义。但其他番社由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不同,在汉化和地权问题上尚有各自的特征和问题。比如鍾幼兰研究平埔族群和埔里社盆地的开发,指出,道光初,邻近埔里社盆地的各族社在猫丹社(水社)的中介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入垦蛤美兰社(埔里社)社域,而蛤美兰社则将土地交给移入的族社移民“掌管垦耕,永以为业”,这就和清初汉人移民向平埔族番社开垦土地的情况非常相似,展示了平埔族各族群在接受汉人移民地权观念及汉化过程上的时间差异所形成的历史图景。对于竹塹社来说,最大的特点则在于其介于汉人移民和山地土著(高山族)之间的特殊位置上。汉人移民移垦台湾总体来说是选择易于开垦的平地入手的,平地的土地开发得差不多后再转入丘陵山地。新竹沿海平地因此也是汉人移民率先拓垦的地区之一。但新竹沿海平地十分狭窄,土地资源有限,因此,乾隆中后期的拓垦即转入新竹丘陵山地。山地的开垦侵蚀到山地土著的活动范围,同时山地土著有“出草”猎首的风俗,因此就产生了“番害”问题。为了“防番”,山地的开垦就有了隘的建设,形成了隘垦制。隘垦制为清地方当局所认可,并且为了“隔绝番汉”(隔离汉人移民和高山族)而令竹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墾社处于高山族和汉人之间以为缓冲。竹塹社于此缓冲地带学汉人移民设隘开垦,引入了汉人移民的隘垦制土地关系。隘垦制下的土地关系因此成为竹塹社地权的一大特色。

清代台湾平埔族各族群在引进汉人的稻作农耕和地权形态上有其共同点,也有各自的特点,对于这些共同点和不同特点的归纳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平埔族问题的研究。平埔族由于汉化之深而造成了研究上的困难,但平埔族各族群在与汉人移民发生土地关系以及族群内部的土地关系上尚留下一些土地文书,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平埔族问题大有裨益,下面就利用这些土地文书来探讨竹塹社平埔族地权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如所周知,新竹沿海平地是汉人移民最早移垦的地方之一。郑氏晚期同安人王世杰就在这里拓垦。清初,许多闽南人和广东人纷纷跟进。清初台湾中北部平地的拓垦多采取垦户招佃的模式。垦户首先向官方“请垦”,官方批准后,垦户还得向平埔族村社“买垦”,并贴纳番餉或交纳番大租。因为汉族移民所要拓垦的荒地(俗称“草地”)原先或为番社的“鹿场”,或为他们刀耕火种的土地。“买垦”所需不多,有时仅需付予番社牛酒花红即可,番大租的租率一般也十分低。汉垦户和番社通过“番社给垦字”把双方关系确定下来。垦户买垦后尚须开筑埤圳,招佃户进行土地开垦、耕种,并向佃户收取大租。汉垦户所收取的大租要比番大租高许多。这样,在土地关系上就形成了番社——垦户——佃户,这样三层的关系。

当日,王世杰在竹塹社拓垦,据说是以牛酒花红换得竹塹社“草地”的,至于他有没有和竹塹社签订“番社给垦字”,则不得而知。现在所见到的较早的竹塹社给垦字是雍正十一年竹塹社土官一均等与闽南惠安人郭奕荣所订立的契约:

立永卖契人竹塹社土官一均、大里骂、大孖礼,甲头鲁梦、龟角老,老番麻投、搭乐海、万仔膀仔,斗限普栋,白番肖里佳、斗限卓丁老尉、猫老尉、膀螺老尉,因本社餉课繁重,捕鹿稀少,无奈于去岁八月间以番贫课缺恳乞充贴社餉等事赴大老爷尹台前呈请,随蒙亲临踏勘地界,给示恩准招募汉人垦耕,毋致抛荒悬课在案。兹缘均等番贫乏本开筑埤圳,阖社番众公议,愿将呈垦荒埔猫儿锭草地一所,东至凤山崎西至海南至凤山崎脚大溪北至山顶,四至明白为界,托通事引就汉人郭奕荣承买。公议时价银贰拾两正。其银即日凭通事交讫明白,即将契内四至草地踏付与郭奕荣前去出本开筑埤圳,招佃垦耕,升科报课,永为己业。仍历年贴纳本社餉银贰拾两。立契之后听其自立户名,推收过割,收租征纳。所有开筑埤圳水道,无论田园荒埔任从开凿疏通灌溉。此草地的系本社之业,并无别社交加,亦无重张典挂不明等情。如有不明,均等番众出头抵当,不干买主之事。后日亦不敢言找言赎。买主亦不得越界侵垦累餉。此系二比甘愿,各无反悔异言。今欲有凭,全立永卖契一纸为据。

雍正拾壹年拾月 日

代书人 林友谭
知见人夥长 钟启宗
为中人通事 陈 喜
竹塹社土官 大里骂

(下略)

此契字面上为“永卖契”,其实质却是“番社给垦字”。郭奕荣以 20 两银子的代价获得猫儿锭草地进行开垦,每年要贴纳番饷 20 两银子(形同番大租)。买垦后,郭奕荣就可以开筑埤圳及招佃户开垦、耕种土地。一般而言,垦户从番社买垦所得的“草地”往往有数十甲、上百甲,甚至数百甲。荒地垦成水田后,佃户每甲水田要向垦户交纳 8 石的汉大租。相比之下,垦户所得的汉大租就要比番社所得的番大租高出许多。“社番”是不难懂得这一点的,时间一长,他们就从汉人移民那里学会了当垦户,招汉佃开垦荒地。下面这份文书表明了这一点:

立给佃批竹堑社土目一均、大里骂等,因本社有祖遗埔地一所,坐落土名^峯雾毛毛。原系社属自种什子。因旱园歉收,番等乏力开筑圳水,兹托通事愿招汉人佃垦水田以资属食丁饷。今有蓝品周自备牛只工本,认垦犁份一张,每张犁份连厝地、菜园、禾庭、车路、圳路以陆甲为准。其丈篙以台湾裁缝尺一丈四尺七寸为一篙。即日丈明付佃人前去耕作。议定首年每张犁分约纳租粟贰拾石满斗,次年圳水此田按甲清丈,每甲约纳租粟捌石满斗。永为定例,丰歉不得增减。其租粟务要干净,车至本社仓口,听业主煽鼓交收,不得短少,如有短少租粟,收田底听业召佃别耕。若租粟无欠,日后佃人要别创听其退卖顶耕,不得阻当。如要开凿大溪埤圳,工资银两肆陆均出,业主出肆,佃人出陆。至于田头分灌小圳乃系佃人之事。其溪头以及埤圳后或有崩坏应该修理亦系肆陆均出。此系两愿,各无异言,合给佃批付^炤。

乾隆拾壹年十一月 日

给佃批竹堑社土目 龟角老
一均
大里骂
霄女加
甲头斗限改
斗限夫厘氏

此份文书已与番社给垦字(比如上面所举文书)截然不同,而与汉垦户与佃户之间订立的给垦字相同:汉佃自备牛只工本认垦一犁分,垦成水田后每甲纳租 8 石,佃户有永佃权(“若租粟无欠日后佃人要别创听其退卖顶耕不得阻当”)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书和上一份文书同是一均、大里骂、龟角老等人与汉人移民订立的。雍正十一年,他们和汉人移民订立的还是番社给垦字,十几年后,他们已懂得了汉人移民的大租权等观念,自己招佃当垦户。这一份文书所记载的尚是较早时期平地开垦时竹堑社成为垦户的情况,乾隆中后期,拓垦进入丘陵山地后,竹堑社招散佃开垦的情况就很普遍了,如下举文书:

立给佃批竹堑社通事什班、土目斗限比全众番等,今有员山仔溪北犁头山隘边草地壹所,未经开垦。蒙大宪奏明委官勘丈划入界内,准番开垦,业经呈明淡分府给示垦种在案。兹番乏力开垦,愿得汉人林拱寰自备牛只工本前来认垦犁分半张,坐第 分,即当丈明每张五甲,分定界址。其丈篙系东兴庄裁缝尺一丈四尺七寸为一篙。议定五年内不得抽的,三年之外圳水到田每甲纳租捌石,旱园纳租肆石。其谷车运至社仓,租斗量纳,不得少欠。如佃人要别创退费顶耕,务须向社对佃过名,不得私相授受。如要开筑陂圳,议定工资银

两四六均出,业出四佃人出六。至于分灌小圳系佃人之事。其陂圳日后或有崩坏亦系四六均出。其佃人务要安分守法,不得窝容匪类。如有窝匪及抛荒拖租累课情事,即将田取回另招别佃承耕。兹系两愿,各无异言。立给佃批付^⑩。

(下略)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 立给佃批

吴学明指出竹塹社将头前溪中上游员山仔一带“草地”分成一份一份的,给垦于汉佃。而不成片的小块土地也分别零星地衍给汉人散佃,如下举文书:

立给垦批竹塹社通事里老允、土目什班、甲头大里骂、皆只乃等,今有承祖遗下员山仔荒埔一块,东至坑仔为界,西至员山仔外山^炭下为界,南至外山坑为界,北至园头^炭顶为界,西北至田头^炭顶为界,情因离社遥远,社番无力耕种,又缺乏口粮,是以邀集众番商议,情愿招给汉人蔡朗成观前去开辟,永为己业。自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开荒三载,照例不得收租,至四十九年应纳社租五石,永为定例。日后丰荒不得加减,运至塹社精干交纳。倘日后朗成欲转他人,通土等不得阻当。至于耕作居住之人不得窝匪等情。今欲有凭,立给垦批一纸付执,永远为照。

乾隆肆拾伍年叁月 日给^⑪

吴学明认为这些散佃向竹塹社租^垦的土地均属小块,平均只得 1.45 甲。^⑫

从存留至今的竹塹社土地文书中可以看到,乾隆后期到清末,有着许多番社给佃批、给垦批,表明竹塹社已经完全成为垦户。

竹塹社将土地租^垦给汉人移民是清代台湾普遍的“番产汉佃”的现象。早期,番产汉佃普遍经历了番社将大片“草地”出^垦给汉垦户和番社自当垦户招佃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汉垦户包垦大片“草地”,只贴纳番饷或交纳番大租的情况下,平埔族的业主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只有当番社成为垦户以后,其业主权才真正得到实现。平埔族是如何懂得要掌握真正的地权的,其细节尚无从得知。陈秋坤指出:“目前既有的知识并无法告诉我们平埔族群是在哪种情况下,接受汉人的水稻农作以及租佃习俗的。”岸里大社经由汉人通事张达京以水换地而引进水稻农耕和汉人移民的租佃习俗,目前所见到的资料尚未显示出竹塹社有相应的显著人物和现象,但这并不排除他们在和汉人移民的交往中学得汉人移民的地权观念。假如把王世杰入垦竹塹地区作为竹塹社接触汉人移民地权观念和租佃习俗的起点,到乾隆初中期平埔族真正掌握地权,那么,这一习得过程大约有 50~60 年左右的时间。

二

乾隆十四年,竹塹溪泛滥,竹塹社从原来住地迁移到金门厝、凤山崎一带,修筑番仔陂,引犁头山的水源,灌溉农田。^⑬也就是说,引进了汉人的稻耕农作。

对于汉人移民地权观念和租佃习俗的学习,如果和对汉人农耕模式的引进结合在一起,则将会更普遍和更彻底,并引起平埔族族群内部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私有地权的普遍化。陈秋坤指出 18 世纪中叶以后“武朥湾社、阿侯社、吞霄社和竹塹社等大型部落,曾将全社草埔区划为公口社地和私口田业。前者归由社主或通事土目部落领袖共管,收益作为纳饷和通事公务之用。后者则按成年男丁妇口平均分配自管自收,形成私有地权。”^⑭私有地权的产生,打开了通向“番产外流”和贫富分化的道路。

先说“番产外流”,这是番社以及“社番”个人通过和汉人之间的租佃、典卖、找洗等地权交易发生的。我们前面所举的文书涉及到的都是番社和汉人之间的土地关系。竹塹社有了私有地权后,“社番”个人渐渐也和汉人发生土地关系。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土地文书来看,乾嘉之际竹塹社“社番”个人和汉人的土地交易渐多,如下举文书:

立给垦佃批竹塹社通事钱文,今有山林草地一所,坐落.....为界,又带坑水任佃作陂通流灌溉。递年供纳林娘成水谷。四至界址分明。今因离社远隔,前来招得汉人谢福章兄弟出首承垦,自备工本牛只粮食前去开垦田园。至庚申起纳,每年田园山埔果木共供纳大租粟叁石伍斗,日后不得加減,永为定例。其埔委系承父分授,并无包给他人物业,亦无重张典挂他人碍。其埔山垦成田园之日,倘佃别创,任佃退卖,业主不敢异言阻挡等情。如有上手来历不明以及番亲生端滋事,系文出身一力抵当,不干佃人之事。此系业佃甘愿,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给垦佃批一纸付执永远为照。

乾隆伍拾捌年正月 日 立给佃批(下略)^⑮

这是通事钱文将他父亲分到的土地出佃给汉人。一般,平埔族与汉人移民的土地关系都是从出佃开始,继而典卖。竹塹社人在典卖土地时往往会结合汉人移民分割地权的习惯(大小租制)和族内来源于公口社地的口粮概念,将地权进行分割,为自己保留口粮大租。比如,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六股庄屯白番卫里李抵六同孙林秀将均分的私口业地(水田)和他买的水田总共8分卖给汉人蓝业综时,卖契上注明“即日批明,当中议定其田每分每年承人蓝业综要供纳卖主抵六口粮,每分田要出大租谷肆斗正,合共叁石肆斗正。其斗头谷依上下田邻规例。”^⑯而“社番”最终再将口粮租典卖于汉人的话,就造成严重的“番产外流”问题。嘉庆年间,竹塹社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清政府从“护番保产”的政策出发,一再禁止平埔族和汉人移民间的土地交易,嘉庆初,地方官即特意在竹塹社发布“晓谕”:

特授台湾北路理番驻镇鹿港海防总捕分府加五级记录十次吉 为禀恳示禁奸棍踞社等事。本年五月十八日,据淡属竹塹社通事蔡莱湘江、土目卫福星等具禀词称:江等番社附近城郭,每有汉奸包藏祸心,来往踞社,即为社棍。窥伺社众谁者业多,谁者业少,专工放债,重利翻算。车估剥刻。番愚将业定价,逼写典契,些须找足,占为己有,至亲备价向赎,刁捐不容取赎。.....据此,查汉奸踞社例禁森严。为此,示仰附近竹塹社等处庄人知悉,尔等务须改过从善,迁徙他方,别图生理,不得依然踞社重利放债,估番业,逼写契字,刁捐取赎.....自示之后,倘敢恃顽不遵,盘踞滋事,许该通土銜蔡湘江,卫福星等擒解赴辕,以凭按法究办。.....

嘉庆九年六月 日给发贴晓谕^⑰

但地方官的禁令难以发生作用,一直到清代后期,竹塹社人典卖私口业田的现象都存在着。如光绪十年,“竹塹社番卫立源、潘廷奎”将“承祖父遗下有大租口粮壹座”典卖于原来的佃户。^⑱

“番产外流”并非竹塹社独有,而是清代台湾平埔族遇到的普遍问题,历来对此多有关注,但对平埔族引入汉人移民的租佃关系后族群内部的变化则关注较少。实际上,私有财产观念一旦被引入,贫富分化就不可避免。贫富分化又通过族群内部的土地买卖而加剧。今日所见的竹塹社内部地权交易大约出现于嘉庆中期,如下举文书:

立杜卖尽洗根水田契卫里李旦全男加已旦等,今有先年同众均分应得有水田一处坐

落下𦍋湾务田为界,.....原带大陂圳水通流灌溉。今因别创乏银应用,父子愿将此田出卖,先问至亲伯叔兄弟侄人等,俱各不能承受外,托中送于堂兄文兴出首承买。当日仝中三面言定出得时价佛头银贰百大员正。其银契即日仝中两交各亲收足讫,中间并无债货准折短少等情。其田须即同中沿踏,即付银主兄文兴任从掌管招𦍋收利,永为己业。保此田委系里李旦父子同众均分应得物业,与内外房亲人等无干涉,亦无重张典挂他人为碍等弊,亦无上手来历不明等情,如有此情,系里李旦父子一力抵当,与文兴无干。此系价极业尽,界内无留寸土,一卖千休,永断葛藤,日后卖人及子孙人等永不敢言及增洗取赎滋事。此系伯侄甘愿,并无反悔,恐口无凭,立杜卖尽洗根水田契一纸付执永照。

嘉庆貳拾年乙亥岁玖月 日(下略)^⑯

此契与汉人移民内部的杜卖契已无不同。

对于竹塹社内部卷入土地交易者的详细情况尚缺乏进一步的资料,但通事、土目等领袖人物处于优势地位则无疑问。自竹塹社和汉人移民发生土地关系以来,他们就一直利用其职权获取好处。下举一份文书表明了这个情况:

立给佃批竹塹社通事丁老吻、土目什班等,自祖遗下埔地一所坐落土名员山仔番仔湖等处。今因埔地离社遥远,种作不敷,给予汉人洪名显第二分半张,第六分半张。系显自备工本前去凿池开筑陂圳灌荫成田,永为己业。递年所收大租谷石为众番口粮。当日议定圳水到田耕种禾稻,每甲首年贴纳大租谷貳石,次年贴纳大租谷肆石,三年贴纳大租谷陆石。以后永为定例,年冬不得增减。其大租谷系佃人自备牛车运至社仓,鼓煽干净量交足讫,给出定单,不得少欠。此埔委系本社祖遗物业,与别社并无干涉,日后再不敢异言生端,倘有他人争阻埔地,系通土社番一力抵当。此系二比甘愿,各无反悔,口恐无凭,立给佃批字存照。

批明员山仔番仔湖典纳大租谷叁拾石,柯仔塆供纳大租谷拾五石,三分仔供纳大租谷壹石,合共大租谷肆拾陆石,其肆拾石土目辛劳,后存陆石归社公收,再𦍋。

乾隆叁拾玖年拾月 日^⑰

这份文书表明,番社公地出𦍋后的绝大部分租谷都被土目所占有,很小部分才归番社公有。这种利用职权获取利益的情况恐怕是一直存在着的,张炎宪就列举了同光年间竹塹社土目侵夺公款的几个事例:

1. 同治六年四月,竹塹社番五房长具告被革通事钱国殿私典租业;
2. 光绪十二年四月,竹塹社生员卫朝芳通事钱玉来等具告廖琼林抗吞蒸尝;
3. 光绪十三年九月,竹塹社通事卫绍基具告前通事钱玉来钱国扬等同谋党收社租分肥;
4.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卫璧奎瞒充头目侵占社租;^⑱等等。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平埔族内部的地权交易应是其汉化的一个标志性阶段。从乾隆早期竹塹社懂得掌握完全的地权到嘉庆中期族人内部的地权交易浮现,其间大约 60 多年。如果从王世杰算起,大约 120 年左右的时间里,竹塹社基本完成了对汉人移民土地关系的引入。

当然,一百多年的时间尚不足以完全彻底地改变平埔族群的传统、习惯。就土地关系而言,竹塹社内部和外部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我们尚未见到竹塹社内部存在“𦍋耕字”。𦍋耕字是汉人移民中现耕佃人和佃户订立的土地文书,大约出现于嘉庆年间。现耕佃人是土地的实际耕种者,他们要向佃户交纳数倍于大租的小租,而佃户通过收取小租而成为小租户。如所周知,平埔族引入汉人

的农耕模式,平埔族租^贖土地给汉佃而收租,许多平埔族人贫困化,等等,但贫穷的平埔族人没有向族人^贖耕土地,或他们为什么不^贖耕土地,值得深入研究。

三

如前所述,竹塹社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引入汉人移民的租佃习俗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同汉人一样实行隘垦制,而乾隆后期实行屯制后,隘垦制和屯制互相结合,对竹塹社的生活产生了许多影响。

施添福指出,从康熙末年起,清廷就采取分疆划界的办法使台地“番”、“民”止可令其各安本分,不可令其互相固结”的策略。“此一策略最初仅以隔离汉民和生番为目的,但到了乾隆年间,却逐渐演变成汉民、熟番和生番的界限,即‘使生番在内,汉民在外,熟番间隔于其中’。”^{④2}为此,在彰化县和淡防厅一带,“以山溪为界,其无山溪处,亦一律挑沟堆土,以分界限。”^{④3}形成了一条“土牛沟”。福康安赴台平定林爽文之变后,设立屯制,竹塹社成为大屯之一。福康安奏准将近山未垦埔地 5441 甲支給屯番成为屯地,没官地 3800 余甲为养赡埔地;还在已支給屯番的近山埔地和民人的土地之间立石定界,严禁民人越界私垦。这样一来,竹塹社就处于山地土著和汉人移民之间的缓冲地带,并且拥有了界外埔地的地权。但这缓冲地带并不能阻挡汉人移民追求土地的步伐,他们或租种屯地,或设隘“防番”,开辟山地,史载“淡地内山处处迫近生番,昔以土牛红线为界,今则生齿日繁,土地日辟,耕民或逾十里至数十里不等,红线已无踪迹,非设隘以守,则生番不免滋扰。”^{④4}同以前平地的开垦一样,在山地的开垦中,竹塹社和汉人移民相处,汉人移民的农耕和拓垦模式难免被他们所引入和模仿。而在这种引入和模仿中,表现出了竹塹社内部的差别。有的人简单地采取租^贖的方式,将屯地租^贖给汉佃或汉人隘垦户,坐收屯租;有的人则积极地参与隘垦,成为山地开垦中的领袖人物。

先来看第一种情况的例子。以下是一份“屯番”和汉人隘垦户订立的契约:

同给垦批契字竹塹社麻薯旧社屯番阿老四乃、阿敦骨乃、敦老里乃,通事卫金生、土目潘文起暨众番等,缘屯餉缺额,经屯弁阿敦骨乃等稟请印谕,愿将横山、猴洞等处山林埔地给与汉人垦户刘引源、刘可富自备工本,建隘堵御,招佃开垦成业,除垦户工本诸费以外,言定配屯租壹拾柒石六斗六合,以补屯餉缺额,殊属允妥。阿敦骨乃即邀同众番到横山、猴洞等处,指界其山林埔地,……并带大河陂圳水通流灌溉充足。四至界址沿界踏明交付垦户刘引源、刘可富自备工本,堵御生番,招佃开辟成田,收租掌管,永为己业。一给千休,永断葛藤,日后番众等永不得异言反悔,另生枝节等情。此乃番汉相商,比比甘愿,两两相安。共享升平之福矣。今欲有凭,同给垦批字一纸付执永照。(下略)^{④5}

此份文书表明的是屯番将界外埔地给垦于汉人隘垦户的情况。给垦之后,屯番难免走上始而租^贖,继而典卖的道路,同平地开垦时期一样,又形成“番产外流”。

和许多“屯番”将屯地出^贖不同,一些竹塹社人自己出来当隘垦户,开辟山地,他们一般是通事,土目。比如通事钱旺富及其前任大约嘉道年间曾在员山仔实行隘垦,道光十五年,他和金广福垦隘订立的一份文书,载:

全立合约字人金广福、钱旺富等,因竹塹社通事钱旺富承前通事在员山仔庄开辟田园,恐番出扰,设有隘丁戍守,年须隘谷壹百伍拾叁石。又各佃每甲贴谷玖斗。但山面衰

长,丁少力微,照顾难周,不无被害之惨。兹因金广福奉宪谕飭在埤南一带设隘,募丁分驻巡防,就地开辟以固地方,每年应需隘粮不敷尚多。蒙谕着富等隘谷割佃归收。以便分发,以专责成。该富等遵谕,随全到地踏明界址,堆作土墩为界。土墩内已经开成^{②6}佃现耕之田园归于埤社通事收租执掌,土墩外所有随耕随抛及未垦未开之山林埔地一概归于新垦户金广福招佃开垦,就地取粮,以资隘费。……(下略)

道光拾伍年乙未 月 日^{②6}

根据这份文书,钱旺富等人设隘还是取得一定成效的。埤城南面设隘“防番”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道光年间官府出面发动组织了金广福大隘,不仅钱旺富,还有其他一些隘垦户,也都被组织到金广福大隘里。

比钱旺富更成功的竹埤社隘垦户当属卫阿贵。他于乾隆五十六年已奏准开垦界外埔地,今日所见的最早相关文书是嘉庆二年他所立的招垦批:

立招垦批隘首卫阿贵,经蒙淡分宪点充美里庄即新兴庄隘首,自备工本建隘募丁防御生番,护卫民居。所有该处埔田准贵招垦耕种,以资口粮等因。兹招佃人陈如六前来承垦深坑仔埔地山林壹所,……面踏分明,付佃陈如六自备工本,开筑坡圳垦开永管断。当日言定开成水田埔园按丈甲声,水田一甲递年限早季供纳精燥风干隘粮谷陆石,埔园壹甲供纳谷叁石。运隘交收,给单执凭。保此委系奉宪设隘准垦,并无来历不明等情,倘有奸民阻挠,系贵一力抵当。至该佃不得窝匪聚赌,日后倘有顶退,务须声明查核,不得私相授受。合给垦批付照。

嘉庆贰年叁月 日

立给垦批 卫阿贵^{②7}

卫阿贵留下的给垦批、招佃批还有多份。比较与卫阿贵同时同地的汉人隘垦户连际盛的给垦批,二者已无不同。下面是连际盛的给垦批:

立给招批美里垦户连际盛,奉淡防分宪示谕,八张犁后美里地面建设隘寮守固地方,并蒙示给就地垦辟以为隘丁乡勇工食。兹盛备出资本造隘寮,招募乡勇隘丁把守隘口。今有佃人江阿禄前来承垦草地犁分二块,每张丈定五甲,三年垦熟成田每甲供纳大租谷六石,其谷限早季收成运至仓前,煽净精干满斗量纳,给出完单。不得少欠,以便分给隘丁乡勇工食,贴纳社租等项。自给垦后永为己业。倘欲别创,任从退手。不许窝匪聚赌滋事。合给招批付执为^{②8}。

乾隆六十年十月 日

立给招批 连际盛^{②8}

汉人隘垦户连际盛后来无力防御“番害”,弃垦权而去,佃户乃商请卫阿贵做其垦户。卫阿贵所立的新兴庄,其拓垦事业一直持续到晚清,其拓垦事业是相当突出的。

一般都认为,土著部落接受汉人移民的私有地权规范,并被卷入商品货币经济和土地市场后,因地权的疏离而导致普遍的贫穷化。诚然,大部分“社番”都因“番产外流”而贫困,然而,平埔族内部也是存在差别的,许多人,尤其通事、土目,通过引入汉人移民的开垦模式当垦户而成为强者,只是后来他们汉化太深,在历史上失去了踪影。

注释:

陈秋坤:《清代台湾土地权——官僚、汉佃与岸里社人的土地变迁 1700 - 189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4)1994年4月。

锺幼兰:《平埔族群与埔里盆地的开发》,转引自洪丽完《从契约文书看中部台湾平埔村社生活领域之变迁——以大突社为例》,载《彰化文献》第二期,2001年3月。

关于康熙、雍正年间汉人移民在新竹沿海平地的开垦活动历来多有论述,其著者如连横《台湾通史》;盛清沂《新竹、桃园、苗栗三县地区开辟史》(上),载《台湾文献》第三一卷第四期,1980年;日人波越重之在其《新竹厅志》对康熙、雍正年间拓垦新竹地区的汉人移民亦有较详细的叙述。除了较著名的王世杰、汪淇楚、徐立鹏等人以外,还涉及了陆丰人徐里寿、黄君泰,同安人曾国诒,海丰人郭青山,陆丰人黄海元、张阿春,同安人范善成、李尚,惠安人郭奕荣等等许多人及他们的拓垦地点。

关于垦户招佃的拓垦模式,可参考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六章《闽台土地契约和农业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

关于“买垦”,请参阅周翔鹤《清代台湾垦照和番社给垦字研究》,载《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1期。

关于汉垦户和汉佃户的关系,请参阅周翔鹤《清代早期台湾中部北部平地的乡村经济和业户经济》,载《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3期;关于汉大租和小租,请参阅周翔鹤《清代台湾给垦字研究》,载《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2期。

张炎宪、王世庆、李季桦主编《台湾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竹塹社》,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田野研究室,1993年5月,(以下简称《竹塹社资料》)第157页。

清代台湾土地文书所涉及的地权关系与文书的名称、形式往往出现脱节、变异。关于这点,请参阅周翔鹤《清代台湾的地权交易》,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竹塹社资料》第81页。

转引自吴学明《头前溪中上游开垦史暨史料汇编》,新竹县文化中心,1998年6月,(以下简称《头前溪史料》)第143页。

⑪《头前溪史料》第142页。

⑫ 吴学明《头前溪中上游开垦史暨史料汇编》,《上编头前溪中上游开垦史》。

⑬ 参阅波越重之《新竹厅志》第五篇,《番社及番社的沿革》。

⑭ 前引陈秋坤著作,第24页。

⑮《竹塹社资料》第95页。

⑯《竹塹社资料》第186页。

⑰《台湾私法物权编》第316~317页。

⑱《竹塹社资料》第379页。

⑲《竹塹社资料》第184~185页。

⑳ 王世庆《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第八辑》,转引自《头前溪史料》第137页。

㉑ 张炎宪《历史文献上的竹塹社》,载《竹塹社资料》第16页。

㉒ 施添福《台湾历史地理考记》,《台湾风物》,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㉓《清高宗实录选辑》,台湾银行文丛本第186种,第126页。

㉔ 陈培桂《淡水厅志》,台湾银行文丛本第172种,第50页。

㉕《竹塹社资料》第146~147页。按,本份文书未载年月,揆其时间当在乾嘉之际。

㉖《竹塹社资料》第139页。

㉗《竹塹社资料》第98~99页。

㉘《竹塹社资料》第97页。